

# 看不见象鼻山的桂林

## ——“门票思维”何时休？

阳卓霖

2017年央视春晚上，灯火辉煌的桂林分会场精彩亮相，惊艳世人。秀美的象鼻山与漓江融为一体，交相辉映。

在随后的春节长假期间，许多游客慕名前来，却不料象鼻山公园被高大密实的植物严严实实遮挡起来。游客站在象鼻山全景最佳观赏处，只能欣赏到四季不变的“绿色植物展”。这种“绿植障目”的做法让各地游客寒了心，也折射出桂林旅游发展的“短视”。

### 门票围墙筑心墙

桂林本是景在城中、城在景中，然而，浑然天成的自然风貌却被不合理的景区围圈占抢了风头。

据了解，各大景区“画地为牢”的现象在桂林并不鲜见。独秀峰、叠彩山、七星岩、木龙湖、隐山六洞……桂林几乎将市内绮丽壮观的山峰和碧如青丝的绿水，都围成了收费的景区，生怕游客“免费饱了眼福”。

“以象鼻山景区为例，这种保护主义实际上是狭义的‘门票思维’在作祟。用外围植物遮挡景物，也体现出经营者对景区吸引力的不自信。”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基地主任郑向敏表示，开放外部空间、给游客以景观的外围感知，其实更容易吸引游客进入参观。“对于自然景观应该资源共享，通过整体规划和优质服务作为景区卖点，而不是如此‘金屋藏娇’。”

近年来，桂林旅游景点门票价格的大幅上涨，成为当地“门票思维”的直观体现。以象鼻山景区为例，其门票从2007年的25元变为目前的75元，票价上涨200%。数据显示，门票调价后，一些景点的净利润率普遍增长。

可观的利润，让各方纷纷在景点门票上做文章：已收取门票的封闭景区，将门票价格不断调高；原本不收门票的开放景区，也砌起围墙售票入园。

据了解，桂林4个主要城区内，竟修建了至少15个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收费景区，其中包括木龙湖、虞山和西山等大景观景区；相隔不到3公里的叠彩山、伏波山和象鼻山，也形成了“各自为战”的“圈地局面”。

### 景区乱象损形象

这些圈地背后的“金山银山”，还隐藏着一些景区乱象。

桂林市区内的部分经典景点，是由同一家公司统一管理，分别收取门票费用。



象鼻山这样的美景，不买门票是看不见的。 资料图片

而这背后，公司内部给不同旅行社的“票价政策”却有天壤之别。

据桂林旅游从业者小麦透露，有的旅行社可以拿到远低于统一标准的签单底价；在此基础上，景点门票的销售利润就提升了一倍多。拿到底价门票，这家旅行社除了自己销售，还会加价，再以低于统一标准的价格分销给其他旅行社。一张张“围出来的门票”，维持了这条利益链上的零件运转，票虫子、导游、旅行社等各方都能从这种不正常的票务销售链条中获益。

除了门票乱象，一些景区的变相导购和强买强卖，也反映出“景区封闭思维”。

据游客反映，进入桂林靖江王城景区的游人，需要佩戴包含导游提成号码的身份牌。入园后，导游以太岁为引子，游客拜太岁要收费，请太岁要收费，更有价格不菲的太岁拓片被导游极力推荐。此外，游客还要体验景区内贡院举办的现代科举考试，一旦“中举”需支付99元，购买考试所得奖品“状元酒”。

各种形式的变相导购，有损于桂林旅游的整体形象，使得名声在外的桂林美景，变成一次性的消费。

### 落后思路限出路

桂林旅游存在的问题，也折射出旅游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：在不少旅游目的地，“门票经济”依然是主导思维。

很多去过桂林的游客，对景区门票之高价、收费景区设置之密集以及景区服务之粗糙都颇有微词。桂林旅游衍生产品少，景区要发展，只在门票上动脑筋、下工夫。多年来，桂林一直以“三山两江”“两江四湖”等方式来宣传自己，这些景区成为桂林旅游的名片，但也局限了桂林这一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规划和发展。

这样单一的模式不仅容量有限、市场狭窄，而且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，景区的综合效益自然难以提高。如果总想着以提高票价来增加收益，路就会越走越窄，最终陷入发展困境。

“破解景点壁垒是开展全域旅游的关键所在。景点消费仅代表着游客的初级着陆阶段，属于旅游业的起始收入，这部分收入贡献面有限。过度强调门票收入，不解决门票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，容易影响游客的消费热度。”郑向敏表示，全域旅游强调的是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收入和总体效益，目前旅游业需摆脱对于门票经济的依赖，突破单一贫瘠的旅游业态。

旅游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在“吃、住、游、娱、行、购”六大旅游要素中，门票仅是一个环节。当前，游客对旅游体验的需求，是综合了文化、创意、食宿、交通、商业的综合型体验需求，旅游经济的亮点和价值越来越体现在综合服务水平上。让游客以较高的性价比获得高品质的旅行体验，是旅游经济的风向标。

旅游从业者不能只顾一时得失，而应以长远的战略眼光，站在全域旅游的高度去统筹管理。而对于桂林，“山水甲天下”之余，旅游管理和理念更需“甲天下”。

## 凡尔赛宫看故宫

吴汇泽

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，也称紫禁城，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，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精华。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，有大小宫殿70多座，房屋9000余间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之一。故宫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，外朝的大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；内廷的乾清、交泰、坤宁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。坐北朝南的北京故宫，更多的是显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以及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法度。

由此，我想起了曾经去过的北京圆明三园遗址公园。这里原来的圆明园、长春园、万春园是清朝皇家御园，被称为“万园之园”，是清帝听政、避暑的夏宫。它们以其气势恢宏、杰出技艺、精美建筑、丰富收藏和深邃内涵享誉于世，被誉为“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”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；1900年，圆明园又遭列强匪劫掠，变成一片废墟。

不同的地域、历史、风土人情造就不同的文化。故宫经历明清两代，其建筑风格自然要凸显皇权至上的地位。凡尔赛宫建造时，正值法兰西帝国与共和国动荡交替的时期，凡尔赛宫几经易主，因此其内部结构相对松散，而法国又深受人文主义影响，艺术气息浓厚。巴黎这个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的城市，如今已被历史的风沙消磨了锐气，但依旧魅力无穷。历史在掩埋辉煌的同时，也给了它独一无二的优雅。



旅游漫笔

## 岁月悠长迴龙溪

李 恒

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岩脚古镇，一湾碧波荡漾的溪水，像一条透明的飘带环绕古镇。这湾迴龙溪水，从古至今流淌着亘古的岁月、流淌着古镇的历史与传说、流淌着沿岸百姓的悲欢离合，滋养孕育了古镇的繁华与文明。

水是自然之魂、生命之源，是生灵之命脉、万物之生机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正是有了迴龙溪魂灵之水的滋养，民族文化、商贾文化和盐商文化才在岩脚古镇应运而生，汇聚成了古镇源远流长的文脉，铸就了地灵人杰、物阜民丰的宜居之境。

迴龙溪汇集了千山万壑之水以及木质的温泉与冷泉，时而内敛、时而欢歌、时

而静若处子，一路川流不息。遇悬崖，喷珠溅玉玉流成瀑；走平川，不急不缓有容乃大。水面，鸭鹅拨掌悠闲游弋；水底，鱼虾相依为命，水鸟尽情嬉戏。迴龙溪水从古流到今，流过了数不清的年年月月；从春流到秋，流走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。

“两阳夹一阴，水里有黄金；温泉夹冷泉，老翁变少年；喝了龙溪水，姑娘更俊美。”这首流传数千年的民谣，说的是木贡温泉和迴龙溪水的传奇。我想，迴龙溪水是上苍对岩脚古镇的厚爱与眷顾。古镇人之所以聪明能干、人才辈出、秀外慧中，与迴龙溪水分不开。

迴龙溪处处皆风景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晨曦初绽，溪面流光流霞，水天一色。岸边，一蓬蓬芭茅的穗昂着头迎风招展，一丛丛菖蒲暗香浮动，让人眷恋流连。午后，三三两两的村姑在溪边浣衣，美而不妖、艳而不俗、肤如凝脂、明眸皓齿，娴熟地揉搓漂洗着衣物，此起彼伏的棒槌敲打打着尘封的岁月，欢歌笑语在迴龙溪畔流淌。偶尔，有打鱼郎划着小木船唱着山歌，在清悠悠的溪水里撒网捕鱼。溪水从嶙峋的半崖上泻入激湍的迴龙溪，仿佛一络银练。

盈盈一水间，默默不得语。有月亮的夜晚，月光仿佛碎银，倾泻在迴龙溪面，柔柔的月光与脉脉的溪水水乳交融。沿溪行，两岸修竹茂密、渔火闪烁、蛙鼓阵阵、萤火点点，迴龙溪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。登上彭家碛，俯瞰迴龙溪，仿佛天上人间。此情此景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古镇岩脚的前世今生，生出许多感慨。



### 稷益庙壁画掠影——

## 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倍忙

梁 冬

没有敦煌壁画的大气，没有永乐宫壁画的流畅，没有风流名士悠闲嬉戏……在山西新绛县阳王稷益庙，人们发现了一处反映农民辛勤劳作、手持五谷的壁画群，成为研究古代农耕生活的资料。

稷益庙，俗称阳王庙，建于明正德二年（公元1507年），是为祭祀尧舜时期农师后稷和大禹的助手伯益的寺庙。

这是一座幽静的庙宇，建筑飞檐铃铃，屋脊上千姿百态的造像栩栩如生，虽历经沧桑，但仍不失金碧辉煌的雄姿。

大殿墙壁上展示出巨幅珍品，场面壮阔，人物众多，使人目不暇接。这些珍品总面积达130余平方米，共绘有400多个。在不大的面积上绘制出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，并把历史传说、神话故事和当时的农耕生活浑然融为一体，体现出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，让人赞叹不已。

壁画上的人物各具神态，有的注视，有的对话，有的沉思，有的倾听。如此众多的

人物组织在统一的构图中，整齐而不呆板，繁复而不杂乱。画面强调呼应，又适当注意变化，通过微小的转折、顾盼和劳作，得到相互之间的呼应。

我不知道在当时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，需要多少时间以及杰出人才，才能完成如此令人惊叹的壁画？查阅史料，这些壁画全出自当地民间画匠之手。他们长期生活在基层，通过对民间生活的细致观察，出神入化地画出了人间真情。

风动满壁，神采照人。我漫步在壁画的海洋里，细细体味500多年的伏笔苦思。对古代匠师，除了满怀的崇敬之外，还有诸多思索在心中升腾。

你看，西面墙壁上的耕耘图，描绘了农民在后稷的率领下，收割、碾打小麦的繁忙景象。农夫挑着一担割的麦子，走向打麦场，田埂上一农夫为劳作的人挑来两桶水。还有人往口袋里装碾打的小麦，一头驴驮着一袋麦子向村里走去，真是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

东面墙壁上，一幅众志成城灭蝗图用拟人的夸张手法，描绘农夫扑打蝗虫的画面。只见一身材魁伟的农夫，捉拿着一只人高的蝗虫，蝗虫竭力挣扎欲逃，农夫拼尽全力紧抱不放，后面的农夫紧追不舍，细腻入神，颇有一番情趣。

千百年来，黄河流域受着水灾、旱灾、蝗灾的袭扰，特别是黄河涨水漫过良田后，蝗虫滋生泛滥，蔽天遮日，庄稼一扫而光。这幅灭蝗图活脱脱画出农夫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虫斗的场景，用笔严谨，结构紧凑，洋溢着浓厚的地方特色。

史料记载，明王朝对壁画创作是有严格规定的。明初的大画家周位奉旨画了许多殿堂画而名噪一时，但仍免不了被谗言致死的命运。严酷的环境中，画家人人自危，也使明代壁画日趋衰落。画师流落民间，依靠绘制庙宇壁画谋生。

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促成了流传于世的精美壁画，也成就了民间壁画的艺术价值。



迴龙溪小桥流水 资料图片